

挨家挨戶 寄藥包

■文·圖片提供 / 黃金財

在歷史的長河中，生活的型態已隨著人們的思維和文明的進展在轉變，在時光不停的遞嬗中，逐漸流逝的民情風俗，必將成為人們心中永恆的追憶。當浪淘盡千古人物，當古典與現代已成為必然的轉折，人世間又將留下多少珍貴而美麗的鏡頭和景物？時間永遠不會為人類做短暫的停留，它只會留下最值得珍藏而美好的事物，以供人們用心去緬懷。

資源匱乏 寄藥包因此而生

當年農業社會雖然辛苦，但人情味濃厚，鄉土觀念渾重，也促進人與人間的綿密交流，雖然沒有精緻而快速迅捷的科技輔助，也缺乏燈紅酒綠，爭名逐利的虛幻昇華，卻逐步創造了令人震撼的經濟奇蹟。在那段歲月裡，人們的勤奮知足，步步踏實與智慧無私的付出，為社會開展了一個嶄新的局面。而其中陪伴著我們一起歡樂，共同成長的多種行業，如今在環境無情的轉型期變化中，已漸消失在社會的舞台之中，再也不復尋覓，像

往日農村家庭裡特有的『寄藥包』行業，即為其中之一。

台灣在日據末期時代到光復後那一段時期，社會經濟凋敝，百廢待舉，百姓生活大都相當艱困，尤其在鄉村地區，物質比較欠缺、匱乏，醫藥知識又未能深入普及每個家庭。每當發生疾病時，又受限於交通及地理環境的阻隔，因此每戶人家都習慣自備各種成藥，以備不時之需，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，因此而衍生出『寄藥包』的特殊行業，用來服務大家。

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堪稱為這項行業的鼎盛時期，由於使用方便，價錢合理，藥效良好的種種因素，使得每戶人家幾乎『袋袋相傳』。每個紙製的大藥袋中全裝滿了藥廠精心調製的「家庭良藥」，其中包括了各種止痛藥，止瀉藥、胃腸藥、眼藥水、感冒藥、退燒藥等，內服外用，一應俱全，儼然成了最貼切的『小型診所』一般，解決不少民衆在醫療上的問題。

騎腳踏車寄藥包

根據從事此行業已有五十多年經驗的業務員李弘雄表示，原本職業是在山林擔任運輸工作，因為不識漢字。加上身體欠佳，於是在二十五歲時辭職，毅然前往『應安堂化學製廠』參加職業講習。經筆試及口試通過後，正式取得藥

廠核發的『服務證』，開始以『送藥包』作為一生志業。他說，在民國五十年代，『寄藥包』都是騎著腳踏車，載著用木材做成的箱子，高度約一尺，長度約二尺，裡面間隔三層，放著家庭常用成藥，琳瑯滿目，應有盡有，外面再罩以預防淋雨的厚帆布袋，上面註明『寄藥包』的大紅字，除了作為顯著的標誌，亦有『鴻運當頭』的象徵意義。當年的『勝利牌』自行車最有名，還要領有執照，這樣拉風的車子陪著他走過鄉間的每條小路，每個村落，這樣奔馳忙碌的日子，輾轉也度過了幾十年的光陰。

李弘雄表示：『寄藥包』從日據時期開始，藥包裝上必須印製著『台灣總督府認可』等字樣，而光復之後則改換為『台灣省衛生處認可』，一直到六十年代後才逐漸消失。



▲ 早期家庭常備平安藥



腳踏車奔馳於鄉間
寄藥包的鐵馬



▲ 早期配藥員背著藥包四處走



▲ 近代用塑膠袋裝藥包

為了維護一般民衆的健康及管理，擔任此項行業的業務員通常須經政府單位的許可認證，才得取得執業的資格，因此他們也必須具備有關的醫學保健常識，在巡迴各寄藥包的家庭時，更成為他們最貼心的醫藥健康顧問，並因此建立起互信與互助的良好關係。

定期到府服務

業務員通常須定期到府服務，清點藥品、數量，適時予以補充及結帳，笑容可掬，態度親切，嘘寒問暖，閒話家常是必備的修養，遇到好客的家庭，還會天南地北聊個老半天，大家早已建立起好多年老友的關係，對業務上的推展大有幫助。碰到家境較拮据的家庭，則以『賒帳』方式處理，有時需待農作收成季節在一併結算，彼此默契及誠信十足，也算是當時濃厚人情味的最好見證。

一般寄放的藥品在超過三個月期限後則自行回收，以免失去藥效，傷及商譽。至於特殊性的用藥，則專程送達處理，服務到家。當時的業務人員因為每人負責服務一個鄉鎮的轄區制，範圍很廣，必須有充分的體力和耐力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晴陰寒雨，面對的是各個不同形態的家庭和人群，光靠內心底的誠意是不夠的，還須鼓起如簧三寸不爛之舌及靈活的交際手腕，勤加拜訪，用心交陪，才能贏得眾多顧客的青睞，當然三百六十行，每個行業都有不同的『難唸的經』，挫折和困頓都是難免，對於顧客的抱怨或虧欠也只能耐心的承受，凡事顧客至上，則能行之四海而皆準。

當年的業務員為廣為招攬用戶，開拓營業據點，還得自備玩具或禮物帶給育有幼兒的家庭，例如色彩繽紛的氣球、布袋戲玩偶、扇子、玻璃珠子等，以示友好，並藉此博取顧客歡心，雖然長期累積下來，亦是一

筆不少開支，但為了業績的維繫，也只能自行吸收，藥廠通常不另支給。

圖文並茂 看圖服藥

在早期社會文化背景中，普遍教育水準不高，文盲人數又眾多，為防止這些不識字者用錯藥，有些寄藥商會在藥品包裝上，加印顯明的圖案，以收『圖文並用、效果加倍』的功效，例如頭痛藥品則印上一個成年人撫著頭，額頭還冒著汗的痛苦圖樣。至於牙痛則畫出一位患者用手撐著臉頰並斜在一邊，『牙痛不是病、痛起來要人命』的標誌；胃腸藥是雙手環抱肚子，皺起眉頭的苦瓜臉，都顯得相當傳神和貼切，如此可避免『吃錯藥』的情況發生。

而最令人拍案叫絕的藥包是畫有一隻蝦、一隻烏龜及一把掃帚，讓不識字的鄉婦一看就知道是用來治療『蝦、龜、掃（嗽）』（氣喘病）。感冒就繪上『柑橘』、『毛蟹』等，取其諧音，引發民衆進一步聯想，可以『看圖服藥』，確保萬無一失，藥到病除的功效，由此也可見，藥廠在設計藥包時得高度幽默感和用心良苦。

『寄藥包』在當年的時空環境中，的確有其生存空間及迫切需要的因素，也因而造福了不少窮鄉僻壤及偏遠郊外地區的家庭。尤其在三更半夜時分，發生高燒、腹瀉、外傷等症狀，可以應急派上用場，減輕病痛的

折磨及心理負擔，維護不少民衆的健康，也為當時的醫療體系貢獻匪淺。也許以現代醫學角度而言，未經準確的診斷，投石問藥，顯得極不科學，但是，在當年物資極端匱乏的情況，這個行業的存在，不僅頗受歡迎，它所帶來的方便性及實用性，也是相當值得肯定的。

『寄藥包』的行業，雖然已在日漸興盛的醫藥資源及大小醫院的林立環伺之下，漸趨沒落和凋零，當年走遍各大小鄉鎮的業務人員，早已紛紛轉業改行或退休養老，各尋自己人生事業的第二春。那些印刷精美，圖文並茂，曾引發人們懷舊思情的大小藥包，至今都已漸趨褪色，遺落在急速奔騰的時光隧道。那一聲聲親切溫馨的呼喚聲：『寄、換藥包來啲！』卻再也難以聽聞到，只能在往日殘存的逗趣回憶中努力追尋罷了。



▲ 藥袋背面繪有食物相生相剋圖

▲ 治咳嗽的小藥包